

在麦子的生命中传承

张永春(陕西咸阳)

我站在麦田边，掐几根麦穗，像小时候父亲教我那样在手心里揉搓，吹去糠皮，将麦粒放进嘴里慢慢咀嚼。那种带着阳光味道的麦香，一下子就父亲带回到我跟前。

天蓝得纯粹，让人觉得不真实，如同颠倒过来的一片汪洋，深不见底，带着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几朵浮云犹如大海上白色的浪花，它们从海面上泛起后就被暂时定格在那里。穹苍下是一直延伸到天尽头的青绿麦田，与那片汪洋连成一体，就像我小时候在美术课上涂抹的一幅蜡笔画，色彩明快。

父亲在麦田里劳作，身后田垄上，整齐摆列着一堆堆连根拔起的野草，像是父亲在麦田里写下一连串省略号。父亲脱掉浸着汗水的黑色夹袄，顺手放在其中，远远看去有点突兀，以为是他不慎点错的一个逗号。此时的父亲尽量压低身子，右腿半跪着，左手撑地，右手使劲去够前面的一丛麦瓶草。农人们都知道，小麦收成好坏，除了需要辛勤耕耘，还得仰仗天恩赐。

父亲要抓住雨水到惊蛰这段时间，赶在麦苗返青前清理掉地里的杂草。若过了春分，小麦开始拔节，除草容易弄断麦子，父亲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出现的。麦子拔节时，一天窜高一截，在父亲满怀期待的眼里，它们就像青春期的疯狂生长的儿女。父亲每天都要去地里，生怕错过了陪伴子女成长的重要时刻。

谷雨不久，麦子齐穗，随后几天进入扬花期。按理说这几天麦子不需要怎么管理，可父亲反而比平时去麦田里次数更多，上下午各一次。那几天父亲从地里回来给我们讲，小麦开花和其他植物不一样，先从麦穗中间开始，然后是上半截，最后才是下半部分。第一天回来，父亲说今天小麦开始扬花了，第二天他说花是淡黄色的，第三天父亲最高兴，说花基本上开过了。年少时父亲

凌晨的小城，像安详的母亲，宁静而致和。我从远方归来，开始探寻一个季节的新主题，而风中的天外来香，是眼前灼灼闪耀的桂花。

“物之美者，招摇之桂”。确实招摇，街边的开了，楼上的也开了，细碎绵密，似某种情绪弥漫在人间。桂花性子软，当烂漫的蔷薇，浓郁的丁香，还有重瓣的栀子都关上了幕布，她才婷婷登场。像一位古典美人，一位发光的仙子，从头顶上的银盘中来。还像一位高人，在别人激情澎湃的时候，选择隐藏自己的青春，当别人都乏力发困时，方才以无比温柔、无比愉悦、无比赞赏的方式呈现出季节的能量。

秋天总是和欲望、不甘和侥幸交织着，有无数个情绪出口供人选用。菊花、石榴、明月、螃蟹都来与桂花拥抱、搭档。万水千山搭

也曾教我观察小麦开花的样子，但我对父亲的话不以为然，一片麦田那么大，小麦花那么小，哪棵麦子开没开花哪能看得清楚。长大后我才知道，小麦扬花期总共只有两三天，每朵花开放时间也只有不到半个小时，但这半小时，却决定了一茬小麦的收成。如果不巧遇上阴雨天，当年小麦多半会减产。难怪父亲每年那几天就特别上心。

扬花期过后三五天进入小麦灌浆期，然后等一个月左右小麦就成熟了。父亲说，在他小的时候，丰收在望首先代表着青黄不接，其次才意味着有个好收成。那时一到春夏之交，家家户户几乎都没剩下多少余粮，只能靠野菜和少量粮食维持到新一茬麦子收割。有一年这个时候，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晚饭后，母亲用家里仅剩的一点小麦粉给来客做了一碗汤面。当她端着那碗面刚走到客人跟前，一只甲壳虫不偏不倚飞进碗里，母亲一着急，假装碗烫手，趁着双手轮换着靠近嘴去吹气的功夫，迅速将那只虫子塞进自己嘴里。父亲说幸亏当时点的是煤油灯，灯光昏暗，没人看清母亲的真实举动。

芒种刚过，父亲就从晾房里拿出几把镰刀，一盆清水一块磨刀石也早早准备在那里。父亲蹲在地上，嚓嚓地磨上一阵，铁锈遇水后的腥味就弥漫开来。父亲不时用拇指轻轻试探着刀口，直到他想要的锋利程度。

杜鹃鸟刚发出第一声鸣叫，父亲的镰刀就划断麦秆，发出哗哗啾啾清脆声，像是对远处那声声“算黄算割”啼血般哀鸣的安抚。父亲远远地把我甩在身后，他直起身，熟练地将两把麦穗交叉拧绑在一起，打结后就是一根麦腰子，然后弯腰用镰刀将割倒的麦子向脚前一拢，右脚顺势一抬，脚下那堆麦子就整齐稳当地放在麦腰子上，右腿半跪在麦子上，双手抓起麦腰子两头用力一拧一别，一堆麦子就捆好了。这套动作我也会，只是不像父亲做起来那样行云流水。

一捆捆麦子站在田里，如一群列队等待检阅的士兵站在天地间，在年少的我眼里，父亲就是带领那群士兵的大将军。我喜欢看父亲做农活时专注的样子，他动作麻利，绝不拖泥带水。闪烁着夕阳余晖的汗珠从他额头慢慢滚下，划过他黝黑硬朗的侧脸，在黑色的胡茬上稍作停留，最后将夕阳碎碎在泥土里。父亲的影子，也随着那颗汗珠一起，落到了大地深处。

父亲是在2000年6月份因病去世的，那时才收完麦子不久，我也刚大学毕业。父亲在这个时候离开，冥冥之中像是一种巧合。父亲走完了一生，如同他收割的那些麦子一样完成了一个轮转。

自从父亲离开后，麦子又经过了二十三个生命的轮转。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从刚走

上社会的青年，到后来成家立业，为人夫，为人父，以至如今的将近知命之年，我像当年的父亲一样也正在经历自己人生的循环。

去年农忙过后回家，见家里放着十几袋麦秸，一看就是经过了碌碡反复碾轧，每一根都扁扁的，泛着金灿灿的光。碾轧过的麦秸非常柔软，也叫麦草，小时候经常见父亲用铡刀把麦草铡成一寸来长，拌上麸皮用来饲养牲口。

父亲辛苦了一辈子，生病后一直忍痛坚持到我这个最小的儿子大学毕业才离开。他没享过几天福，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吃三分苦，父亲真的是吃了十分。父亲下葬后，接连七个夜晚，我和大哥将那些落满我们思念泪水的麦草分批拿到父亲那座新隆起的坟头上烧掉，那代表我们送别父亲一程又一程。麦草燃烧过的火星在夜风中忽明忽暗，像满天星星一眨一眨，可我再也找不到代表父亲的那一颗。

父母在田地里辛勤劳作了大半生，对麦子的感情有多深，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与麦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在这一世的最后一刻，能躺在一片麦秸里，对他来说，也许就是最大的幸福吧。

麦子在一年一年的生长过程中，目睹着一代代农人们辛苦劳作的情形，亦见证着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也活在这种循环往复中。

桂花蟹

映铮(四川达州)

起了慷慨的舞台，在寸寸斜阳里铺开了悲欢离合的故事，颂唱着婉转迷离的深情。大地一边丰美，一边肃杀，悲欢交集又逆光焕彩，像极了旧画里的闲逸一抹。

秋天，正是收蟹季，那些膏黄腿粗的螃蟹，举着自己的朗润向餐桌走来。《黄帝内经》说：“司岁备物”。此岁该备之物当是蟹，它们作足了水光月色之梦，肥腴地张牙舞爪，把隐秘的力量装在“稻梁俱肥，壳如盘大”里，着实令人垂涎啊！

朋友笑我花间会友，须“持螯细咀仍三咏，把酒高吟快一生”。他新近开发了一款“桂花蟹”，用花香压腥味，把蟹黄调成羹，可甜可咸，还可现场发挥，文创一番。这倒真合了我这精怪的性子。《红楼梦》里“林潇湘魁夺诗，薛蘅芜讽和螃蟹”那一回，桂花香，菊花好，河水清，亭子敞亮，丫头煽风炉烫酒，各色盏碟静美。炒蟹，椒盐焗蟹，金汤浸蟹。“蟹封嫩玉双双满，壳绽红脂块块香”。不只动了人的食欲，还教了人品位。若是再添一道“桂花蟹”，夺冠的可能就不是林潇湘的菊花诗了吧！

“桂萼阴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就在这桂树下，与光阴对坐，把荒芜的大半年时光在蟹壳里发酵。膏黄腴美如灵光乍现，爪子上还埋伏着波涛，只把浪花里翻滚的心事，当成秋天的信物，交给温好了酒的

月下狂人。盘里的蟹爪，为杯中续了酒，把篮里石榴开了口。于是，欢悦成双，立体圆润，远遁的风和徘徊的云都有了流量。众人夸张地笑着，又细致地剥着，哑光的蟹壳变成了艺术品，却挡不住人类蓄谋已久的贪婪。“嗔尔横行多足，割尔两螯如割玉”。这就是命运，像尘埃也有光芒，落花也有使命。我们无须滥发慈悲，它自有它的风流。你以为的老去，却正是它在圆满自己。所幸一曲终了时，当了一回烟火主角，负责帮人找回对生命和自然的感触，找回人间的更迭不尽和色彩恍然。

云水尽头，人间微凉。桂花蟹用壳兜住了远方，双钳比着“耶”，向万物表达敬意。恰在此时，鸿雁南飞，十万枝金桂又开始浩渺、饱满，淬取出干净、任性，然后残缺，欲说还休……

学生习作选登

我请太阳帮个忙(外三首)

我买了一根雪糕
站在太阳下
一边细细品尝
一边慢慢思考

雪糕很快就被吃光了
我知道太阳比我吃得多
可我宁愿这样
因为，我想请它帮个忙

我希望，太阳啊
要是可以的话
请你帮帮我——
晒黑爷爷奶奶的头发

面向未来

不论期待与否
朝阳依旧升起
不论伤心与否
雨还是会倾泻而下
不论逃避与否
冰寒依旧席卷而至

我能掌握我所有的
但无法阻止自己的光阴
我能掌握自己的情绪
但不过是用来遮掩孤独的工具

没有人不对未来恐惧
因为人们永远达不到了过去
就像太阳落下，万千的努力
也救不回明亮的白昼

但我，差点却忘记了
太阳的隐没
是为了迎接新一轮朝阳

梦

在梦里，一切应有尽有
在梦里，一切毫无约束

梦，是人成就梦想的地方
梦，也是唯一可以逃避现实的地方

人们渴望生活在梦里
可是梦，终究会醒

宿命

天鹅只是在水上玩耍
便成了人们心中的高贵
乌鸦不过在枝上鸣叫
却成了人们心中的憎恶

幽默的我

天府师一初一(三)班 余坤阳

我是一个幽默搞笑的初中生，说话时总是会把别人逗得哈哈大笑、捧腹大笑、破涕为笑、哄堂大笑！哈哈……

其实，我之所以会有这么幽默，和我广泛的阅读脱不了关系，毕竟“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张嘴就笑掉牙！

在平时生活中，面对我不认识的陌生人，我也会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打招呼或交朋友。“你好！我们能交个朋友吗？我爸爸开劳斯莱斯，我妈妈开兰博基尼，我爷爷开法拉利，我奶奶开保时捷，而我——开玩笑！”呵呵，在把别

假期见闻

成都市磨子桥小学分校三年级四班 李易

车，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坐上了被誉为凉山公交的5619次列车，这里的车站没有售票处，都是先上车后买票，也没有高高的站台，车上不算拥挤，火车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我兴奋地走在车厢中，看见有人在打扑克，有小朋友在吃东西，也有老人在看风景。忽然，车厢角落里的一棵树引起了我的注意。树为什么会出现在火车上？我突然意识到这辆车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果然，不久后就发现了地上的一群鸡，被装在蛇皮袋里的小猪，还有背篓里的鸭，它们都是这辆车的乘客。听车上的警察叔叔说，5619次列车，全程300多公里，历时9个多小时。它穿行在大凉山，从1970年运行至今，最高票价26.5元，最低只需两元，多年来几乎没有涨价，因为票价便宜又安全方便，是当地沿途农民伯伯赶集、小朋友上学、当地人谋生的主要交通工具。为了满足农民伯伯们的需求，同时又不影响其他旅客，这趟

绿皮火车做了改装，设立人畜分离的专门车厢，还开了几个大天窗，配备消毒水，尽管猪羊成群的火车或多或少会带来异味，但早已见怪不怪的老乡、乘客以及知道列车背景的外地游客对此都很理解和包容。很快火车到达了峨边站，我和弟弟、妈妈出站后，看见早已在站台前面等我们的爸爸，他那熟悉的背影，在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了。

回成都的路上，让我不由得想起那峡谷两边壮美的景色，还有修建在汹涌的大渡河中的水上公路，几乎是贴合水面修建的，开车行驶在上面，简直就像在开船，太刺激了。当地人把这条公路称为是天路，因为它被大自然围绕，每一个弯道都让人惊叹。在我们全家的一起努力下，让我了解了成昆铁路的修建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希望，让偏远地区的小朋友得以走出山区，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和这个时代迅猛的发展。

听风(外三首)

云子(四川成都)

余的骨架咋咋作响
是一种优美的旋律
每一次节奏都在我心里跳动

有一首诗像风一样才好
无踪无影地朗诵天地
却有声有色地撼动你的心

苹果

苹果站在手心
刀子离皮肤很近
这一个小小的漩涡里
分明有一颗心在跳动

一种欲望，很自然地
伤害了你的身心

流行

独自把目光剪成心形
整个月亮睡熟后
披一件红衣
越过山峰
赶到集市

美容的背面全是疤痕
化妆的背面全是灰尘
日子在什么地方
土地在什么地方
一个诗人该写什么

趁卡片还没有褪色
趁化妆品还没有变质
所有的流行
或者所有的不流行
都是流行

小城走笔

而上，拾级于山中
街边，热情，买卖
缠绵的巷子
破土而出
路灯，月色，呢喃
盘中，虫子
安然入睡

果子的汁液滋润
你的名字
雕塑为一种
形式：窗外
星星、太阳、散步的狗
都挂在水里

你哼着歌
池中鱼儿飞翔如雁
书房一角，堆砌一本
又一本的爱情故事

还说了句没事，伤疤可是男人的勋章呀！再说了，我可是超人呢！”同学也总会破涕为笑。真是太神奇了！我还会跟上一句“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张笑脸券呢，你可以免费换取一张笑脸的哦！”用这些风趣幽默的神招，我能够将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而迎刃而解，还能让我避免尴尬，太开心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风趣幽默，好相处，在困难之时能伸出援手的人！

最后让我们一起告别尴尬和烦恼，乐观向上，笑对人生吧！

(指导教师：高燕)

如果我是一滴水
我不愿做空中游荡无根的云
请让我做甘甜的露水
在初春三月
悄悄唤醒冬眠的大地

如果我是一滴水
我不愿做石拱桥上冰冷的秋霜
请让我做晶莹的雪花
在隆冬腊月
迎着春天的第一缕晨光

如果我是一滴水
我愿做山间跃动的清泉
朝着朝阳初升的方向前行
我只是一滴水
一滴微不足道的水
但我要投入长江奔涌的浪涛
飞溅起洁白的浪花
推动船帆向明天启航

我是一滴水
一滴奔跑不息的水
我要投入大坝飞泄的闸口
化成源源不断的电流
去驱赶无尽的黑暗

我是一滴水
一滴勇敢无畏的水
去扑灭林中肆虐无情的火花
去合成一瓶治病救命的良药
那我则是一滴骄傲的水
为人民带来健康与安宁

如果我是一滴水

四川省仁寿县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二班向珂右